

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表达

——浅议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艺路径



汪 政

对于现代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一个历史命题,也是一个现实命题,更是一个永远处在实践中的面向未来的建设性命题。中国一百年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不断结合的历史,并且由此走出了从革命到建设到改革的成功之路。

这一历程也真实地反映在中国文艺的发展中。不仅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的早期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目标,而且,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典范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融合,一直到现在,它依然是指导中国文艺发展的经典文献。党的早期文化工作先行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包括周扬、冯雪峰、胡风等左翼文艺工作者,在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述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中国现代文艺的发展道路告诉我们,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文艺领域依然要在理论与实践两条道路上进行。马克思主义美学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石,以人类艺术实践为思想材料,合理地吸收了美学史与文艺理论史上的重要学说,不但成为马克思主义解释文艺的理论与方法,

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现实与人类精神生活的理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美学关于艺术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论述,关于艺术史的阐释,关于物质生产与生活与精神生产不平衡的理论,关于美的规律的理论,关于文艺评论的标准以及现实主义、悲剧与喜剧、典型等方面的学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是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文艺的指导思想。中国文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中国古代艺术家与文艺理论家们对中华美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的理论根植于中国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社会与自然的认识,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理论阐释与经验总结,在中国漫长的艺术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五四以后,中国的文学艺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与西方文学艺术的交流与对话中不断革命与革新,经过百年的努力,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文学艺术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如何使中国古代美学与文艺理论现代化,使其能够与现代美学进行有效的对话,对现代文艺的创作与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如何保持中华美学的特色,构建富于民族特点的美学与文艺理论体系一直是几代中国美学与文艺理论工作者的理想,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理论为参照,全面认识中华美学的历史发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更是这些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包括海外汉学工作者的参与下,中华美学与文艺理论不断得到世界的认可。但是,这项工作还远没有完成,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我们的中华传统美学研究都面临着西方各种美学与文艺理论流派的压力,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批西方美学与文艺理论涌入我国,成为文艺理论研究与评论的主要资源与方法,这种一边倒的现象已经引起了文艺工作者和学

界的关注。我们首先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文艺领域中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发挥中国古代美学与文艺理论的现实有效性,尤其是后者,不能只是学术工作的对象,而是应该成为文艺创作与文艺评论的重要资源。其次就是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对中国古代美学与文艺理论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包括概念、体系的现代化与表达上的语文重组,使之融入到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核心的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艺理论体系之中。

当然,对文艺领域而言,艺术实践始终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主渠道。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当我们的文艺创作有了这样的文化自觉与使命担当,就一定会在表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创作中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管是从唯物主义认识论还是从唯物主义实践论上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都首先是一个社会实践的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有着高度的自觉,也形成了光荣的传统和宝贵的经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这种结合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显得更为重要。只有在实践上解决好这样的结合,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坚定。所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我们的文艺要真实地反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当我们真实地反映了这一伟大进程时,也就必然会体现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实践上回答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智慧与创造,在文艺创作中鲜明地体现这一宏大主题。所以,广大文艺工作者首先要有这样的创作自觉,不断提高自己马克思主义的水平,提高自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修养。如果我们的文艺家缺乏应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

平,缺乏中华文化传统的修养,就不可能很好地去表现这两者的结合。如果一个文艺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未能统一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观点上来,不认同中国传统文化,或者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或者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或者显示出庸俗、低俗、媚俗的审美趣味,那就更不可能在相结合上进行文艺创作。其次,要以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指导自己的创作,不能颠倒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艺术真实表达生活真实。只要我们聚焦人民的伟大创造,紧随社会与时代前进的步伐,就一定会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化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画面,精彩故事与典型形象。再次,要遵循艺术规律,探索中华美学传统在现代文艺中的新创造,新表现。文艺通过形象反映社会生活,体现社会发展的规律,抒发丰富的思想情感,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在文艺作品中的反映也必须通过生动的形象等艺术方式,而不能是理论的传声筒。恩格斯对文艺的要求是“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活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这一标准依然是我们应该遵循的文艺的审美标准。从时间上说,中国文艺有着几千年的文脉,从空间上说,中国文艺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与多民族的鲜明个性,我们文艺家们在从事艺术创作时一定要有充分发掘这些宝贵的艺术资源,利用好这些传统与个性。要有这样的艺术担当,自觉地在艺术实践中将中国文艺传统发扬光大,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面向未来,使其在新时代获得创造性的发展,从而推动中国文艺传统的可持续性,不断创造中国文艺的新的传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为世界文艺做出我们的贡献。

(本文系作者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艺路径”主席论坛上的发言)

春光好食“椿”滋味



申功晶

外婆家的小院落里,有我外公亲手栽种的一棵香椿树。庄子《逍遥游》中写道:“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此处的“大椿”指的就是香椿树。椿树以人间八千年当作自己的一年,可见生命力极强。想来,外公植此树木,亦有寄寓家中老人长春不老之愿。

每到“小楼一夜听春雨”之后,历经一冬蛰伏的椿树,光秃秃的树梢上冒出了细尖嫩芽,渐渐长成肥厚锈红的叶片。倘在清晨,叶上沾带些许露珠,瞧着红殷殷、鲜爽爽的,着实惹人怜爱。“北方文雄”元好问一首《溪童》:“溪童相对采椿芽,指似阳坡说种瓜。想得近山营马少,青林深处有人家。”勾勒出一幅顽童双双对对骑在树上摘椿芽,清新怡然的早春图。

香椿可食,《帝京景物略》载:“元旦进椿芽、黄瓜,一芽一瓜,几半干钱”,早在明朝,香椿已作为贡菜专供宫廷食用,可见它的受捧度,自是不言而喻。美食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更是对此物赞不绝口:“菜能芬人齿颊者,香椿头是也。”

清明前后,我外婆清晨便挎着竹篮去后院采摘香椿,半晌才弄回一篮滴着鲜香之气的嫩嫩细芽。回到厨房,洗净后用开水焯一下,切成碎末,在瓷碗里打上两枚新鲜土鸡蛋,将椿段与蛋液混在一起,大火烧锅,椿段裹着蛋液,“吡溜”一下便钻入热油,不断翻搅勺子至炒熟,一盘金黄翠绿的香椿鸡蛋上桌,那剑拔弩张的香味不由分说闯入鼻孔,撩一筷子,放到嘴里,齿颊生香,瞬时筷子如雨点,恨不能把舌头也吞下肚。

“雨前椿芽嫩无丝,雨后椿芽生木质”,香椿就如菜蔬里的昙花,一年仅现半月光景,趁着鲜嫩,须多采一些,抓紧时间吃。在这段“食椿季”,外婆怕家人吃腻,不断地翻新花样。比如,香椿拌豆腐是她最拿手的做法,诚如汪曾祺在《豆腐》一文中写道:“人开水稍烫,梗叶转为碧绿,捞出,揉以细盐,候冷,切为碎末,与豆腐同拌,下香油数滴”即可装盘。

我外公生平无所嗜好,唯一所好便是靠坐在藤椅上,咪上两口老酒。提到喝酒,少不得下酒菜。在那个缺少食、物质匮乏的年代,我外公便在自家小院的香椿上做起“文章”。除了香椿拌豆腐,香椿煮毛豆也是一味上好的佐酒之物,其做法如《食豆饮水斋闲笔》:“香椿嫩叶在开水中略烫,沥去水,碎

切,加盐;毛豆加盐煮熟,与香椿同拌匀,候冷,贮之玻璃瓶中,隔日取食”,那“一箸入口,三春不忘”的滋味最让人“上头”。

小姨夫是地道的北京人,他作为“毛脚女婿”第一次“下江南”来“准丈母娘”家小住了一阵,众所周知,“老北京”是一年到头离不开一口炸酱面的,端着碗炸酱面,碗里搁一根生黄瓜,蹲在地上一边和邻居街坊侃大山下大棋,一边吸溜一口面、咬一口黄瓜,光想想也馋得让人淌哈喇子。果然,没出几天,他就念叨起家乡的炸酱面来,我外婆心疼“准女婿”,便亲下小厨房赶做起炸酱面。恰逢香椿季,外婆别出心裁地把新鲜香椿切成碎丁,用开水焯过,拌匀在面里,淋上几滴米醋,有了香椿佐伴的炸酱面陡然拉升了几个段位。炸酱中的肉丁子肥瘦相间,添了香椿,去腻提鲜,吃在嘴里,猪肉里裹着香椿的清香,热乎乎一碗下肚,美得小姨夫要多舒坦就有多舒坦。

香椿不仅可入食,亦可入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香椿叶苦、温,煮水洗疮疥风疽,消风去毒”,我家乡广为流传着吃香椿能促蛔虫排出体外的说法。每到椿季,外婆都会做出各种香椿美食督促着我多吃一点。比如,香椿鸡蛋煎饼、香椿猪肉水饺、香椿鱼……我幼年时,清晨急着上学堂,不肯好好吃早饭。外婆一大早就起身摊香椿鸡蛋卷饼,她先将香椿切碎,和蛋液一起拌匀,随后合入面粉,按口味加入调料,调匀成面糊,摊在平底锅上,做成饼状,等我醒来时,一张喷香四溢的香椿鸡蛋卷饼已打包放入食盒。课间拿出来吃,可口又垫饥。说起“香椿鱼”,我想起“外婆饼里没有老婆”、“螺蛳粉里没有螺蛳”的噱头,同样,香椿鱼里也是没有鱼的。外婆用蛋液、面粉和水搅成糊,香椿挂糊儿,放热锅中炸成金黄色即可,这道吃食外焦里嫩,异香满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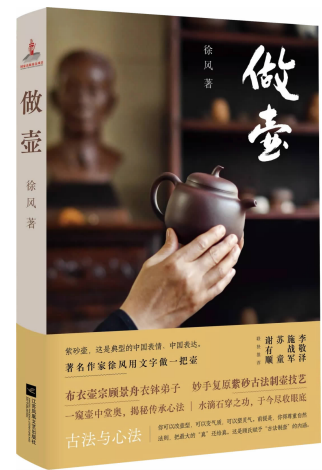
转眼,又到一年“食椿季”,我去菜市场买了一把香椿头尝尝鲜,母亲抓起一把放在鼻子前嗅嗅,皱了皱眉头:“怎地没有香椿的浓烈异香,敢情是泡过药水了,吃不得!”于是,忍痛割爱丢入垃圾桶。我遂怀念起外婆家的那棵香椿树。自打外婆一过世,子女们“风流云散”,所谓的“家”就剩下一个“空壳子”。我去的时候,院子早已成了一堆废墟,我在废墟上努力寻找着那棵香椿树,树皮剥离了树干,根部完全断裂。我忽然想起了“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它有着传说中八千岁为一年的高寿传说,却仅活了短短数十年。

繁荣书单

《做壶》

简介:《做壶》是由著名作家、江南文化学者、紫砂文化研究者徐凤先生历时数年记录、考察与创作的匠人文本,由顾景舟先生的衣钵弟子葛陶中先生生动还原其制壶技艺,是著名作家与制壶大师的四手联弹。本书还得到了李敬泽、施战军、苏童、谢有顺等国内著名评论家与作家的联袂推荐。

以古法做一把壶,以生动优美的文学进行阐释,作品全面展现中国紫砂古法制壶的技法与心法、精神与内涵,彰显了文学之美与紫砂之美。这是一本兼具文学审美价值、文化史料价值、工艺学术价值与技艺传习指导价值的著作,这本书是紫砂大师们不凡技艺的回顾和还原,更是对紫砂历史、文化、精神以及最高级工艺的完整展示,具有大师级的范式价值和独一无二的史料价值、传承价值。



徐凤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2年4月出版

水稻之父



胡 光

没有入党
却受到党的爱戴
没有官衔
却受到人民的追捧
一生最大的愿望
是人民吃饱
让曾经饥饿的年龄
热泪盈眶

当蛙声此起彼伏的时候
稻花默默的开了
没有花萼也没有花冠
每一朵小小的稻花
全是对你的思念
稻田也有汛期
每一次打开感情的闸门
都是泪水汩汩流淌

燕子在高压线上谱曲的时候
秧苗随着风姑娘的哨音
在温暖的水田里集结
一排排一行行
排成一畦畦嫩绿的春天
听惯了劳动的歌声
沉醉在欢乐的田野

十月的秋天
人们收割了丰年
也堆积了满仓的回忆
祖国不会忘记
大地不会忘记
水稻之父
人民永远把你高高举起



《小园寻春》

李陶摄

小河记忆



陆继山

故乡那条蜿蜒前行的小河,给我们的童年生活馈赠了太多东西。

小河始终清澈见底,奔流不息。绵延不断的水草和浅滩深处,蕴藏着丰富的鱼虾和螃蟹。这样的山中野味,是城里的菜市场上无法买到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河中美味,无需任何金钱成本,只要自己动手捕捞,就可以美餐一顿。

在雨季,小河涨水,大量的鱼虾螃蟹被河水冲到岸边,村人来到河边,尽情拾捡。那时村里多数人家生活条件不好,买肉大概还算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而小河馈赠的这些鱼虾螃蟹,让村里的孩子们几乎经常都有了肉食。

村里的大人在小河边低洼荒废的农田里挖一个长宽五六米深约

一米多的土坑,将部分河水引入坑里,不到半天功夫,一个晶莹透亮的农村游泳池就建成了。村里的伙伴们不管三七二十一,脱光了身子就一头扎进泳池里。对于我们那群买不起什么像样的娱乐工具的农村孩子来说,在温暖的阳光里,光着身子同河水嬉戏,本身就是童年最好的乐趣。

在小桥下的小河边,那些被河水冲刷得光亮的石板,是每一位母亲洗衣服的好去处。母亲蹲在石板边上,用力揉搓我们那些脏兮兮的衣服和裤子,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滴,揉搓得差不多时,借着小河支流的水将衣物清洗冲刷干净。

小河沿着山脚往远方流淌,日子沿着日月升落往天上流淌,我们就在小河的哺育里,不断积攒和深藏着生活和奋斗的勇气,然后慢慢长成一副坚强不屈的样子。